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十一

余　㷆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桐城方　苞著

次男道輿編錄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

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孔氏穎達曰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爲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

不改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旣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元年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卽

位皆在正月定則即位在六月故也。不書正月見魯國無主正朔未有所承也。苟躒私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則昭公在外朝廟告朔之禮必季氏專之矣而魯國之政例以月舉者仍書正月及鄆既潰每歲必書王正月公在乾侯示魯尚有君以承正朔而意如據國罪不容誅也。至定元年不書正月而此義益明矣城書成周著其地也執人稱於京師示在天子之側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穀梁傳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　胡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至六月癸亥然後至而定之卽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也　趙氏匡曰卽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旣殯而卽位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逾半載喪始得歸歸逾月而遽葬意如之悖逆孟叔之黨惡如此

九月大雩

立煬宫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宫。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於此季孫舍適嗣而立定公故立煬宫以示爲魯國之舊制爾。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

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

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御廩西宮新宮之災不書新作○一是知凡書作者非僭禮則踰舊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之號令不行於諸侯久矣今一徵會而十六國之君與齊卿皆至天子之老莅焉蓋楚禍滅國如除草萊陳蔡雖復而不堪其求諸侯皆懼楚之無厭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乃二三執政求貨以阻蔡假旄以辱鄭蕭深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収於勢家有不

利耳。厲公勝楚遂圖三郤故諸卿以爲大虞先儒皆罪晉侯之不能非也晉侯初立即欲以師納魯君兹復大合諸侯以拯蔡而伐楚非不知乘時以自奮也無如政柄久移諸侯瘖於大計墮荀范之術中而不知坐失此難遘之會耳蓋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此非晉定之咎實悼平以來不能謹其操柄之過耳。陳氏傳良曰晉之合諸侯至平邱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

師伐楚雖五霸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李氏廉曰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傳止從左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雖父之敗沈子與衆俱滅而國尚存至是始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汪氏克寛曰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但當書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邱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而求爲此盟也。曹負芻既會而後執故定公以與盟爲幸也定公受國於意如當書季氏立公子宋而不敢也既以即位之恒辭書則無以别於嫡嗣故於此盟特文以見義焉

杞伯戍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李光地曰楚以吳故不暇於諸侯許雖遷白羽而召陵皐鼬猶不敢違晉之徵召故楚人遷之以自近與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得盟爲幸故不致侵楚而以會致也

劉卷卒

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單子立劉蚠郎

卷也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此亦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畧言名及封邑而已。故書不具爵。以是知凡王臣稱子者非爵也。使爲五等之爵。無問王告。其子自告。皆宜稱子。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以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營其私。

葬劉文公

魯君得與皋鼬之盟必劉子爲之地故特會其葬公羊傳錄我主殆謂是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之憑陵諸夏久矣諸夏積衰莫可如何而吳獨挫其鋒故諸夏心快之而舊史以爵舉也胡傳謂不書救救大非也據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則猶舉楚地也蔡圍未解吳獨伐楚以救蔡書可也蔡圍既解與吳子合兵伐楚而戰於楚地安得書救蔡哉若以救爲大則楚救鄭衛亦可云大乎

庚辰吳入郢

戰稱人入舉號何也紀事之實也按左傳夫槩獨進連戰比勝吳師從之吳子蔡侯未嘗入郢也故書法與嬰齊伐莒莒潰更書楚人入鄆同若吳子蔡侯至郢則當書遂入吳子獨入則當特書與楚子入陳同凡入書國者次國小國也楚地方數千里若書入楚無以見連戰比勝破其國都之實不書吳人與楚人入郢異魯夙重楚而輕吳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與城楚邱同義蓋魯人獨歸之粟也使諸侯相約同歸蔡粟則如會於澶淵宋災故書暨晉人某人某人歸粟於蔡或如宋衛陳鄭災別書諸國歸粟於蔡可也告糴邦交之常也而孔子不削何也春秋時古法未盡蕩滅公私皆有蓄積可以禦災故魯水旱蟲饑多矣而惟莊二十八年告糴於齊列國惟魯歸蔡粟見於經秦輸晉粟見左傳記曰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故

以是爲大變而書之。知與戍陳義異者戍非一國所能任也歸粟必壤地相近水道可通晉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之粟哉

於越入吳

劉氏敞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李氏廉曰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宣之大夫皆書卒矣況意如之逐君者乎義見於始則餘以實書所以著世教之衰亂臣賊子皆泰然安處其位保首領以沒而無所旋忌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晉楚皆微故諸侯擅相滅而不忌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自成襄以來舍霸國徵會公無獨主兵者矣而至是公復主兵何也民安於三家久矣故不忌公而使供大夫之役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何忌並如晉者是時三家各如小侯以事霸國季孫嗣位而見仲孫則會其時事也叔孫不與者據經傳帥師前後皆季孟豈州仇方稚而未能外事與或曰侵鄭之役陽虎欲陷季孟其

謀已露虎主晉趙氏故二子亦如晉以自託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書行人、非以使事執也、范氏趙氏之私耳。嚴氏啓隆曰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主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

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叢此怨讐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爲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讐一趙鞅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晉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僑如欲去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欲去三桓亦城中城皆欲得公以濟其亂謀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高氏閌曰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程氏迥曰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自是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非以使事執故稱行人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據左傳六年冬天王避儋翩之亂居於姑蕕此年十一月劉子單子及晉定王皆不見於經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則舊史無其文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爲晉討鄭而讐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閌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惟三家者之所爲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據左傳七年國夏來伐季孟禦之陽虎欲陷二

子故是後再侵齊會晉師以禦國夏告公親之。而三桓并不在行也。其不書晉師救我何也。晉師未至魯境而齊師已退也。其不書會晉士鞅何也。書會士鞅則似別行會禮而不知其以師來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李氏廉謂晉自召陵以後凡役皆書侵義不足

以服人故春秋以爲無名之師非也至是晉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故凡公討皆小有侵畧而遂還耳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耳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昭公不得正終又不得以時歸葬旣葬絕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則其主久不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陽虎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葢欲著季氏之罪也○高氏閌曰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當祧閔公僖公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非時

妄祀出於陽虎之矯舉故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而書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著其姦僞也。馮荆南曰昭閔僖皆有謚安得統謂之先公據左傳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徧於羣公也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陰使人竊而無主名也虎既敗何暇入公宮傳未可據蘇氏轍謂陽虎及南蒯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

非也中軍旣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宮不可以不志也書寶玉大弓之竊而不書內叛之義益明矣

晉趙鞅荀寅士射吉治兵相攻未嘗叛君而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而不書卽不書內叛之義也

方其據邑尚不知其志所在也至竊寶玉大弓則直爲盜而已虎之謀亂號爲張公

室聖人不爲三家討賊亦不使虎售其姦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任氏公輔曰晉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

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季氏倚晉而搆怨於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魯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會盟春秋時所重國君之會相者必上卿也魯

大夫特會諸侯久矣今以公主會而孔子攝相者魯恃晉而結怨於齊數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亦不敢相也左穀二傳所稱郤萊兵誅優施請汶陽之田欲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盡力以求逞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曰來歸有將命者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先儒以爲服義而歸之則於來歸衞俘之義不可通矣鄭書使宛而齊不自其人何也宛鄭卿而齊微者也鄆讙龜陰不言及大小敵也。景公圖霸意欲結魯又動於聖人之治象故以是爲好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既罹南蒯陽虎之患而侯犯亦患叔孫此墮都之說。二家所以能信也。齊人致郈不書以後書墮郈則郈復歸我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奔非佗與彄之所欲也。特爲辰所脅耳。故書暨。

既奔之後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佗彄之奔或迫於辰而不得已至既奔之後潔身他去而不與於亂則辰豈能強哉故不得以暨書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

知矣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一皆無月日薛告卒曾使人往會非不知月日也而史闕焉以國微交疏而畧之也然則楚君大夫所書之詳畧吳楚所書之同異乃舊史之文隨時勢以變而無義理之可求也審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前書圍費郈則家臣之叛可知此書墮費郈則旣克而後墮之可知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孟氏不肯墮成叔季亦覺墮都出甲不利於私家以三都之墮既有成命故少出師而使公主之州仇帥師郈所以墮也斯何忌帥師費所以墮也民不屬公威命不行圍成所以不克也

公至自圍成

杜氏預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強如列國故出入

皆告於廟也。魯論記齊歸女樂而經無其文蓋君大夫自知非義而史不敢籍耳。朱子曰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作事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氏與荀氏范氏相構而皆書叛。何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干戈於邦域也。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書歸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奔則無有難之者矣。以是知大夫復歸為惡歸為善之說不可通也。高氏閌曰二子既出晉侯謂趙鞅自保其邑以違荀范之

難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叛有叛迹而無叛●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不言所歸者楚主兵陳爲之役而已則歸楚無

疑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卒以敗也非卒以敗則宜書曰以閒之卽不知其日敗不月而加月於卒上其事亦明矣胡傳以夫椒之戰不書乃孔子以復讐爲常事而削之非也既沒其事何由見常事不書之義哉蓋昭公娶於吳吳季氏逐君而替其夫人邦交方惡故赴告不及栢舉之戰蔡人告克而及之吳子

之卒。越人告克而及之耳。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昭公之出。荀范皆有德於季氏。故使公會牽以謀救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脤俎實也生曰脤熟曰燔。胡氏寧曰

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
祭而歸脤非禮也。石尚名非卿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敞曰據左傳蒯聵欲殺夫人蒯聵雖不善
謀安有此事哉彼所羞者夫人名惡也如殺其
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聞野人之歌以
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
將殺余以誣之也使眞有是事宋南子家也蒯
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張氏

洽曰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辜故正其名而與以繼世之稱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則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必皆潰矣而不書何也或奔在辰後而赴告不及也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治兵大閱不書公國政之常雖失禮而非君之私行也蒐非其地則宜書公者也而自昭以後

皆不書公非公之所能主也所以著三桓不臣

危地則以君委之而已不敢蹈大政則自已專

之而君不得與也觀邾子來會而公在而不書

公之義益著矣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李光地曰召陵之役許亦與焉楚滅頓胡而不憾許者必有不得已之情而楚人諒之也是以亟遷於容城及鄭滅之而楚復封焉

夏五月辛亥郊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左傳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定公時季孫叔孫困於家臣不暇陵弱暴寡而邾滕懷德遂來奔喪會葬小國之可矜閔如此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劉自傳宣以來君生母稱夫人舊矣設哀爲長君而國柄在

抳雖未踰年有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者乎季氏非能用典也弱其君也成風敬嬴卒書夫人葬稱小君非禮也而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禮也而魯至是無君矣先儒皆以子未踰年爲義旣其名而未旣其實也。季孫行父逐東門氏非討亂賊之後弱成公也三桓不使定姒用夫人之禮非正嫡媵之分卑哀公也史記自哀以後魯侯反朝於三桓之家其所由來者漸矣。古之爲喪禮也蓋嚴

悼公之喪。孟敬子始食食則前此尚未敀也。以君夫人麤葬則當為變服出亥易食故季氏不甘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家氏鉉翁曰左傳以翼日葬為得禮穀梁傳以塗車簔笠不具為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為何

如耳雨而無害於力役葬可也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雨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謂子未踰年母不得稱夫人則不當書卒葬書卒葬是成之爲夫人也成之爲夫人而復殺其禮弱其君也孟子並不書葬則其禮益畧矣蓋一任季孫之顛倒

耳。魯夫人無配以先君之謚者姒氏不別立謚

且與襄公生母同日定姒不獨典禮益紊而喪

紀之畧亦可見矣○李光地曰閏月葬齊景公

則書此應在閏月而不書豈孔子之意果以歸

餘於終爲是與

冬城漆

春秋直解卷之十二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崟、余焌、劉敦校讐

次男道興編錄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楚不能報吳徙釋憾於蔡避强陵弱而胡傳謂春秋恕其復讐蔽於以稱爵爲褒之說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

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
蒇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郊之
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
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助衛
輒以拒父將以求霸不亦悖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之初六年中四伐邾三卿疊主之蓋既與

齊平侵暴小國有利而無害則自尸其功矣。

邾之事魯至親奔定公之喪而隨見伐且奪其田三桓貪悖不可以情理喻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胡傳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之陽虎囚桓子孟孫

氏救之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陳氏傅良謂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蓋據左傳八年萊門之盟而言其實非也七年會鄫八年吳伐我十二年會鄖經止書會與伐則實未盟可知如以爲諱則會吳伐齊不諱不諱而諱與之盟乎盟戎不諱而諱盟吳乎諱盟吳幷諱盟宋衛乎自是以後無盟者霸統亡諸侯散皆知盟不足恃而十餘年間實無刑牲歃血之事耳。王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

來討令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
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三卿帥師伐之
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
政不自公出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胡傳書納見蒯聵無道爲國人所不受非也北
燕伯款頓子書納則非無復道可知矣書納於

某地者明拒於強臣逆子而不得遽反其國也

使蒯聵之罪不得復承嗣則不宜書世子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巳滅於吳而不書吳人遷蔡何也凡書某

人遷其國者雖未絶其祀已失位而夷於其國之私邑也許蔡之遷猶列於諸侯故以自遷爲文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賊之法也。胡氏寧謂離戚於衞以明子之不可加於父趙氏汸例以彭城虎牢以爲春秋特筆皆非也輒據國稱兵以圍其父春秋所書正明著其以子加父之罪何必迂

其義離戚於衞然後知子之不可加於父乎其

異於彭城虎牢者彭城已拔於楚故追書宋虎

牢已城於晉故還繫鄭蒯聵在戚於衞則世子

於輒則父無不屬於衞之疑而書衞戚其義何

居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宫何以存季氏出於桓立

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與○公

穀二傳皆以不書及爲義但以次序列雖不言及祖之尊卑自見經不書及蓋義主於宮之災而不起於祖也雉門及兩觀災由兩觀而延及雉門也桓宮僖宮災同時而並災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許氏翰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殺駟稱國獨君大夫主之也獵爲駟黨國人懼其爲亂故衆逐之獵不欲遷吳故放於吳以誥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諸侯卒失名者多小國而秦伯亦失名蓋會盟侵伐不通於東夏雖強大晉人猶忽之也觀秦大夫之不名不氏則視之如小國可知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廉曰來會葬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

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矣諸侯無霸害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恐未得其實闇殺吳子不書盜況公孫之貴乎凡書盜者必陰賊而未有主名也惟無主名故辰以懼禍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侯以附吳見弒而辰奔必不主遷吳之議者也而奔吳蓋自理也楚方強陳蔡之大夫雖以

欲從中國得罪必奔楚知中國之不能庇也

陳氏傅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執曹伯以畀宋人權在晉也執戎蠻子赤歸於

楚權在楚也。公羊傳所謂京師楚是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傳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程子曰屋之故有災。、馮荆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蓋據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其因國實殷墟耳兗豫壤接左傳稱因商奄之民以封

魯則其地舊屬殷畿可知矣又諸君子立於社
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社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何也盜無主名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汪氏克寬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

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陵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與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至定公時凡公討皆書侵諸卿各顧其私而怯於公鬭也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左傳皆曰范氏之故是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鄭氏康成曰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也。陳氏岳曰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與。

六年春城邾瑕

汪氏克寬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邾瑕不見於經豈地蘊於鄉所取漷東沂西田內而邑則創作與非史特稱

郳瑕鄫人本稱郳郳瑕也公孫有二嬰齊則稱仲以別之邑有二瑕則稱郳以別之史從國人之所謂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高氏閉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至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宋華亥向寧華定同奔不書及同罪也此同奔而書及則高張以國夏牽率而來也

叔還會吳于柤

與歸父會楚子於宋叔弓會楚子於陳之屬辭異何也季氏疾吳舊矣故雖畏其威而史猶抑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陽生使朱毛殺孺子而以乞主弒何也乞

陰謀竊國其弒孺子立陽生皆專威柄以爲擾奪之階陽生爲所用而不知也陽生但知承乞之召而入於齊其身之定否荼之弒否陽生實不得而主之則舍乞奚主哉楚比與陽生皆國人召之而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而召比則易可知陽生竊入而匿於陳乞之家則難可知且比則自歸而謀弒乞則弒謀已定待陽主之入而加刃焉耳比所以異也　乞立陽生亦寄焉耳胡傳以比里克而曰

陷於大惡而不知誤矣。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杜氏預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陳氏傅良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荼之弑得國者陽生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僇矣。家氏鉉翁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高氏閌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

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雖入不能自定乞以强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卓氏爾康曰書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人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今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非也無故入人之國執人

之君及強大來討不得已而歸之未見其有改過之美也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猶會蜀盟蜀之不諱公耳三桓屢歲伐邾拔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公惟所命而不敢違其惡極矣。季氏謀於諸大夫欲滅邾而使哀公將蓋天澤易位公轉供大夫之職也公羊傳載昭公之言曰吾欲弒季氏魯國之情勢可知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據孟子時有曹交曰曹君之弟則曹實未嘗滅也

吳伐我

其書伐我何也城下之師不可以言四鄙也左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則不可以書四鄙明矣定昭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尚

可以捍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耳至是則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爲國任患故敵至則徑薄國都而莫爲之蔽也

讀春秋而知魯之爲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於郎戰於奚不言伐我四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不言伐也奚之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故敵兵

得以乘之而書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止爲邊患而不能亶造其國也今受吳齊之師亶言伐我以見其亶造於國都耳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子益來。左傳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杜氏預曰兵未加而曾與之邑故不書伐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不書來歸無使來將命也或疆吏致之或胥使

微者徃受而不登於册書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李氏廉曰胡傳用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悉虜

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隱十三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哀之篇取師者二齊桓既與之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未敢亟暴也故王迹熄則天下爲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爲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爲戰國亦霸者之功。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有一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楚麇舊史承赴而書卒孔子無所據以革之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於吳以止其師傳聞遂誤以爲弑也胡傳恐天下以篡弑之賊可從之盟而隱楚圍弑君之惡以陽生守正見弑而深沒其迹雖庸人爲史不若是之惑亂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以漸強而君大夫書爵與氏吳至定哀之際強甚矣而始終以號舉何也始雖強猶未能盛威於諸夏故畧之及昭公娶於吳季氏疾之而吳亦多行無禮來徵百牢伐我至城下藩衛侯之舍故魯人憾之而始終以號舉耳會戚稱人以入聽諸侯之會故載書進之也黃池書爵著爭霸之實也季子來聘魯人重其義柏舉之戰諸夏嘉其功皆舊史之文而先儒必謂春秋惡吳過於楚誤矣吳雖僭王其國未嘗有觀兵問

鼎之悖也雖間犯上國未嘗盡滅虞夏以來神明之裔也春秋何故深斥之使不得儕於楚哉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又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師薄國都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晉積怨悖公既役復

會吳伐齊齊人必致死於我故季氏迫公以出而不以師從其意嘗欲陷公於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戰不欲魯分其功魯用吳師而仍以號舉蓋吳多行無禮雖借其力猶心惡之也齊吳交戰魯師不行故不致。左傳載定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陽虎欲陷季孟胥軍齊師懼苫夷之言而止季氏蓋祖虎故知以陷公也叔孫世行故州仇實從夫差問以職事對曰從司馬則魯師不行之驗也先儒於定哀侵伐尚

責公不已亦昧於事實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

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剗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李氏廉曰杜氏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復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是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已曰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使出十六井之賦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可乎故胡氏獨

用國語孔子之言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爲長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與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也周官族師以時登六畜車輦簡兵器則謂馬牛車乘不出於邱甸亦不可通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氏黜之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薨則

悖亂之迹隱矣不書葬視定姒之禮而更殺也

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

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與記稱夫人之不

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何以

知非孔子諱國惡而例之也文姜之姦大書特

書而諱娶孟子何義乎

公會吳于槖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公及晉侯會吳子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辭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李氏廉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霸烈之壞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彊並立霸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武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曹

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
侈然操方伯之令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
焉則晉之失霸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
楚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齊景衛
靈宋景其國皆强戮力周旋何患於吳楚今也
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
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
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
何詬衛而失衛苟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

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於鹹會於安甫矣衛則與齊盟於沙次於五氏矣魯則與齊會於牽宋則與齊會於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霸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各自封殖而君失其操柄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

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霸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霸之衰又誰咎與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黄氏震曰高氏集注曰往年十有二月螽今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爲災甚矣按左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爲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乎況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蝗螨在地經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杜氏預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高氏閌曰不言宿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不言狩地於常所也不書月日蒐狩例以時舉也惟狩郎書月則公之私行太閱治兵書月日則非時之妄舉耳先儒謂春秋感麟而作或曰文成而麟至皆無以見其然其終於獲麟而是歲之事不更書則意或有所寓耳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身雖窮未嘗不思世之治也即序詩而風終於豳雅終於召旻之意也